　　第五十一章 偿还

　　“我怎么个早熟法？”

　　雪代遥心跳蓦地加速，不知不觉心里升腾起一缕火气。他被桃沢爱一而再再三的调戏，早就心有不愉。现在又被她这样捉弄，不禁生出回敬她的念头。眼见她俏丽的颜容，存了吓一吓她的想法，竟直接伸出手揽住了桃沢爱的腰肢。

　　桃沢爱身材丰腴有致，蜂腰蜜臀，与藤原清姬软嫩的触感不同，雪代遥感握住腰肢的手感，更多是一种弹性。

　　桃沢爱始料未及，整个人贴在了雪代遥的身上。她身材饱满而又高挑，远比年少的雪代遥要高尚不少，两团雪腻香酥的白凤膏紧紧黏在他的锁骨处，倘若他再矮上几分，脑袋都要被淹在白糖堆儿，吃不消游不出了。

　　“管家你现在满意了？”雪代遥竭力使自己声音如常，但还是有丝丝的沙哑。

　　桃沢爱一时之间也无法适从，忘记挣脱了。自打她丈夫去世，已有十年多没有男人碰过她了。换成一般人，别说这么亲密的接触，倘若有幸碰下她的手，都要叫那人碎尸万段。

　　只是这人是少爷，看他的脸又更舍不得推开了。只感觉他眼睛明亮，放在她腰肢的手热滚滚的烫。

　　桃沢爱看他目光灼灼的样子，有点后悔出了格的打趣，但脑中过了遍，倘若重来一次，也会忍不住调戏吧。不过话到喉咙，声音先虚了：“少爷，您……您先松开吧……”

　　雪代遥一半是吓她，一半是内心也有说不上的冲动，说道：“管家你不是问我怎么个早熟法么？”

　　桃沢爱本来想狡辩说“是少爷误会了我的意思”，但腰肢上的手臂揽得更紧了，甚至还在她软肉轻轻的挠，只觉千百只的蚂蚁在心头爬，腿都不由得软了，连忙说：“对不起少爷……我……我开您的玩笑过分了……”

　　雪代遥这才松开了她的腰，说：“管家下次注意点就好了。”

　　不知为何，桃沢爱脑中忽然冒出了个念头：“下次我需得更加出格的打趣他。”但这个想法只是一闪而过，扭了扭麻了半边的腰，被雪代遥这样一打岔，原来后边想说的话都忘记大半了。

　　所幸都不是什么大事了，她看了眼底下的村上铃音，仍老实的跪在地上，仿佛刚刚的事都没瞧见，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但看雪代遥时，仍心有不岔。

　　“少爷。”桃沢爱声音忽然急促了：“我突然记起有件事忘记和您说了。”

　　雪代遥听她语气有些急，“什么事？”

　　“是关于夫人的，您凑近一点。”桃沢爱看了一眼底下的村上铃音。

　　雪代遥心有怀疑，但听到“夫人”两字，还是把耳朵凑了过去，就听她说：“少爷可熟得不彻底。”话音刚落，耳垂有丝丝刺痛。

　　雪代遥不由得缩回脑袋，待他看时，桃沢爱已经走到了门外，正对着他，嘴角微翘，似乎是在笑。

　　雪代遥不由得愣了一小下，心想：“原来管家会笑啊……如果她完全笑起来，只怕也不会比十六夜姐姐差吧。”揉了揉已经变为酥麻了的耳垂，想道：“这个是用指甲挠得吗？指甲也没有这么利吧。”

　　雪代遥看时，桃沢爱抿了抿饱满多汁的唇瓣，她最注重礼仪了，说话从来不会露出牙齿。但他却能联想起蚌肉下，光彩照人的珍珠。

　　他忽然反应过来桃沢爱是用什么刮的了。

　　待桃沢爱走后，房间里只剩下了雪代遥和村上铃音了。

　　烦人的规矩走掉了。他想。

　　为了以防万一，还将门给合上了。

　　跪在地上的村上铃音听到关门声，身子微微抖了两下。

　　雪代遥回过头，伸手去扶她，“我拉你起来。”

　　村上铃音可能跪久了，身体都僵了。

　　雪代遥一只手没有办法拉起来，只好半蹲在地上，双手慢慢将她搀扶起来，让她坐在床上。

　　村上铃音不敢坐，惶恐道：“这是少爷您的床……再让我站一会，我马上就好了。”

　　她说什么也不肯坐，雪代遥无法，只好搬张椅子给她。但哪怕如此她也不愿坐下，说少爷站着，自己怎么能坐着。

　　可能实在是站不稳了，村上铃音也只是扶着椅背，弯腰站着。雪代遥看她满脸痛楚，时不时蹙眉，于是说：“您膝盖伤得怎么样？”

　　村上铃音说：“没事。”

　　雪代遥知道她在唬自己，看了眼她的裤子，薄薄的只没过了膝盖，透过其中，可以看到模糊的血肉。

　　他不由得皱起眉头，正待去细看伤口，却被村上铃音本能的抓住了他手腕，没等他说话，立刻变了颜色，重新跪在地上，口中呼：“对不起少爷。”

　　他感到彻彻底底的不适了，望着跪地的村上铃音，记得初入藤原家时，她对自己恭敬，可也没有到这般田地。

　　而且，人家还帮过自己，雪代遥心中更加不是滋味了，只得慢慢将心肠硬了。

　　村上铃音仍跪在地上，许久没有等到他回话，更加害怕的不敢抬头，只听见开门关门的声音，过了半响，面前放了个银色的医药箱，听到他说话声：“抬头。”

　　村上铃音犹豫了下，就听雪代遥的声音严厉了：“我让你抬头！”

　　她身子剧烈的颤抖了下，立刻把脑袋抬了起来。

　　“既然母亲把你送给了我，我不希望你身上有一丝一毫的瑕疵。”雪代遥指着医药箱，“你应该认识药吧，把药涂完之后，就自己站起来把衣服穿好。”

　　他像是在对自己说：“我是藤原家的少爷，不会扶你起来。我现在去厕所洗漱，希望在我出来以前，你已经把药抹好，衣服也穿上了。”说完，他转身进了浴室的小间，把门反锁上了。

　　雪代遥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平静的刷牙，平静的洗脸，只是洗漱完成后，多在镜子前看了自己两眼。

　　他转过身，握住门把手时，突然记起自己说过，要她在自己洗漱完成之前，涂好药换好衣服。

　　于是，雪代遥回过头把马桶盖子放下，在上面铺条没用过的毛巾，这才坐下来，等待漫长的时间过去。